



译林
双
语
译
林
015
壹力
文库
凤凰
译林

WHITE NIGHTS

白夜

这确凿是一个“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

——鲁迅

F. M. Dostoyevsky

〔俄罗斯〕F.M.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臧仲伦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双语译林
壹力文库

015

[俄罗斯] F.M.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臧仲伦 译

白夜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图书馆

总号

书号

H318.4
304

1-2

凤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



图书馆 027549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夜: 汉英对照 / (俄罗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臧仲伦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11

(双语译林·壹力文库)

ISBN 978-7-5447-2301-5

I. ①白… II. ①陀…②臧…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
②中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近代 IV. ①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70895号

书 名 白 夜

作 者 [俄罗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

译 者 臧仲伦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王晓珂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40毫米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40千字

版 次 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2301-5

定 价 28.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白 夜 / 1

第 一 夜 / 3

第 二 夜 / 15

娜斯坚卡的身世 / 31

第 三 夜 / 42

第 四 夜 / 49

早 晨 / 59

穷 人 / 63

第一夜

白 夜

第一夜

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夜，这样的夜，亲爱的读者，只有在我们年轻时候才能遇到。繁星满天，天空明亮，仰望夜空，您不由得会自问：难道在这样的天空下，还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爱发脾气和爱使性子的人吗？这也是一个年轻人的问题，亲爱的读者，这问题太年轻了，不过，但愿主多多地把这一问题灌输进您的心灵！……在谈到爱使性子和各种各样爱发脾气的大人先生们时，我不能不想起自己在这一整天的循规蹈矩的品行。从一大早起，我心头就感到异常郁闷。我突然觉得，我太孤单了，所有的人都离我而去，所有的人都对我敬而远之。当然，任何人都有权问：这所有的人，你指谁？因为我住在彼得堡已经八年了，我不善交际，几乎没有结交过一个朋友。但是这些结交，对我又有什么用呢？我本来就十分熟悉整个彼得堡，因为全彼得堡的人都携家带口，到郊外别墅去了，因此我才觉得所有的人都离我而去。只有我一个人留在城里，感到恐怖，整整三天，我在城里的大街小巷徘徊踟蹰，心情异常郁闷，简直不明白我到底怎么啦。无论到涅瓦大街去走走，无论到花园^①去闲逛，也无论在滨河街信步徘徊——过去，在同一地点，在某时某刻，成年累月，我一向习惯见到的那些人，居然一个也没有露面。他们当然不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他们，我对他们熟悉极了，我几乎研究透了他们的面貌。当他们喜形于色的时候，我欣赏，当他们愁眉不展，蒙上阴云的时候，我也心情抑郁，感同身受。有一位老人，我几乎每天，在某时某刻，在芳坦卡河边，都能遇到他，

① 这里可能指彼得堡著名的夏园。

我几乎同他交上了朋友。他的面貌那么庄重而又若有所思；他老在鼻子底下念念有词，挥舞着左手，他的右手则拄着一根有节疤的长手杖，顶端安着金镶头。甚至可以说，他也注意到我了，对我产生了由衷的好感。假如，发生这样的情形，我在某时某刻没有出现在芳坦卡的同一地点，我相信，他一定会愁眉不展、心情抑郁的。因此，有时候，尤其当我们两个人心情很好的时候，我们简直到了彼此点头问好的程度。前几天，当时，我们已经整整两天没见面了，直到第三天才彼此相遇，我们都差点彼此脱帽致敬，幸亏及时醒悟，放下了手，彼此会意地擦肩而过。街上的房屋我也很熟悉。当我走在大街上，每一栋房屋都好像争先恐后地跑上当街，跑到我前面，打开所有的窗户望着我，差点没说：“您好呀，贵体安康否？我呢，谢谢上帝，身体很好，到五月，我又要添盖一层楼了。”或者：“我差点没有烧光，而且我都吓呆啦。”等等，等等。其中有一些是我喜爱的房子，是我的挚友；其中有一栋今夏打算请建筑师来治疗。到时候，我要每天特意来看它，可别让别人稀里糊涂地把它治坏了，愿主保佑它！……但是，我永远忘不了那栋非常漂亮的、浅玫瑰色的小屋的故事。它是一栋非常可爱的石头小屋，总是那么和蔼可亲地瞅着我。同时又十分高傲地望着自己的粗笨拙劣的邻居，以致我每次从它身边走过，心里都很快活。突然，上星期，我在街上走过，望了望我那位朋友——猛地听到一声呼喊：“把我漆成黄颜色啦！”这帮恶棍，野蛮的家伙！无论是圆柱，也无论是飞檐，他们什么都不放过，于是我那位朋友像金丝雀般变成了黄色。因为这件事，我的肺都差点气炸了，直到如今，我都没有勇气去看我那位被丑化了的可怜的朋友，它被抹上了天朝帝国的颜色^①。

总之，您该明白，读者，我有多么熟悉这整个彼得堡啊。

我已经说过，我有整整三天魂不守舍，很痛苦，直到我终于弄清我之所以心神不定的原因。在街上，我感到难受（这也没有，那也不在，

① 指中国清代的黄龙袍和黄龙旗。天朝帝国，是西方人对中华帝国的旧称。

某样东西跑哪儿去了呢？）——我在家里也魂不守舍。我苦苦思索了两个晚上：在我这个栖身之地究竟缺少了什么呢？为什么待在家里觉得这么别扭呢？——我莫名其妙地观察着自己那糊成绿色的、被煤烟熏黑了的四堵墙，挂满蜘蛛网的天花板（这蜘蛛网是马特廖娜非常成功地培育出来的），我把自己的全套家具看过来又看过去，仔细看了每一把椅子，心想，这让人窝火的事该不是出在这儿吧？（因为在我屋里哪怕只有一把椅子放得同昨天不一样，我就会浑身不自在），我又望了望窗外，一切都属徒劳……丝毫也没有好受些！我甚至异想天开，把马特廖娜叫了来，当即对她作了严父般的训斥，责骂她不打扫蜘蛛网，以及把屋里弄得乱七八糟，等等。但是，她只是惊讶地看了看我，一句话不说就扭头走了，因此，这蜘蛛网至今还平安无事地挂在原处。最后，直到今天清晨，我才猛然醒悟，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唉！还不是因为他们都撇下我，急急乎开溜，溜到别墅去了！请原谅我用词粗俗，但是我顾不上用什么高雅的措词了……因为彼得堡的一切，无论什么，不是已经去了别墅，就是正在动身到别墅去；因为每一位雇了马车、外表端庄的、可敬的大人先生，这时，在我看来，都立即变成了一位可敬的一家之长，他在办完日常的公务之后，正轻装就道，动身回到自己的家族怀抱，回到别墅去；因为现在在每个过路人的脸上都有一副完全特殊的表情，它似乎在对任何一个遇见的人说：“诸位，我们在这里，无他，路过而已。瞧，再过两小时我们就要动身到别墅去了。”再不就是推开一扇窗，先有几根雪白粉嫩的纤纤玉指敲响窗户，接着便伸出一个美丽姑娘的可爱的脑袋，她在招呼一名卖盆花的小贩。我马上就想象到，这些花不是随便买的，也就是说根本不是为了在闷热的城市公寓里欣赏春色和花朵，而是因为大家很快就要搬到别墅去了，可以把花顺便带走。此外，我在自己新的、特殊的发现中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功，因此现在我只要凭人们的神态就能正确无误地说出什么人住在什么别墅。居住在石岛和药局子岛或者彼得宫大道旁的人以举止从容优雅、夏装考究入时，以及他们进城时

坐的豪华马车而与众不同。住在帕尔戈洛沃和住得更远的人，第一眼就看得出他们办事谨慎和为人稳健，十字架岛游客的特点是优哉游哉，神态怡悦^①。如果我有机会遇到一长列赶大车的车把式，手拿缰绳，懒洋洋地跟在大车旁，车上装载着堆积如山的各种家具、桌子、椅子、土耳其沙发和非土耳其沙发，以及其他家用什物，而在这些东西上面，在大车的最顶端，往往端坐着一名瘦弱的厨娘，她就像爱护明珠一样照看着主人的财产；或者，我望着满载家具什物的、航行在涅瓦河或芳坦卡河上的一艘艘小船，向黑河^②或者岛屿驶去。我眼看着这些大车和小船在十倍、百倍地增加；似乎一切都束装就道，一切都在乘车或乘船离去，一切都在成群结队地搬到郊外别墅去；似乎，整个彼得堡都有变成一片荒漠之虞，因此，最后，我终于羞赧无地，感到既可气又忧伤：我也想到别墅去，但是四顾茫茫，无处可去，也无此必要。我乐意跟随每一辆大车步行前去，也乐意陪同雇有马车的、外表可敬的每一位大人先生乘车前往；但是没有一个人，简直没有一个人邀请我；似乎他们都把我忘了，似乎我对于他们真的成了异己分子！

我走了很多和很久的路，因此，按照我的老习惯，我已经完全忘了我身在何处，突然，我出现在城门口的关卡旁。顷刻间，我变得开心起来，抬腿迈过拦路杆，穿行在业已播种的田野和草地上，并不感到累，只是全身心都感到从我心上卸下了某种重负。所有坐在车上的人都十分亲切地望着我，简直，差点要向我问好了；所有的人都因为什么事而十分开心，所有的人，无一例外，都吸着雪茄。我也很开心，这倒是我从来不曾有过的。倒像我突然出现在意大利——大自然的美景使我惊诧莫名，使我这个在城墙包围中差点没有憋死的半

① 石岛、药局子岛和十字架岛，均为涅瓦河河口进入芬兰湾处的大小岛屿，风景秀丽而又离市区较近。彼得官大道是通沙皇御园彼得官的一条大道。以上景点均为彼得堡的有钱人消夏休闲的地方。帕尔戈洛沃则在彼得堡豁区以北，远离市区。

② 地名，在彼得堡北部。

病不病的城里人，惊叹不已。

在我们彼得堡的自然美景中，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令人回肠荡气的东西，随着春天的降临，彼得堡的大自然会突然焕发出盎然生机，焕发出老天爷赐予它的全部力量，它会猛地绽放出翠绿的新叶，披上美丽的盛装，百花齐放，姹紫嫣红……它会使我不得想起一个病恹恹的、多病的姑娘^①，您望着她，有时感到不胜惋惜，有时又抱着某种怜香惜玉之情，有时您又对她干脆视而不见，可是她却忽然，一刹那间，出人意料地变成一个美丽得难以形容的绝色美女，而您在惊骇、陶醉之余，会不由得问自己：是什么力量促使这双忧郁的、若有所思的眼睛闪现出这样的光芒？是什么促使这副苍白消瘦的面颊充满了血色？是什么把激情灌输进这副温柔的面容？为什么这胸脯不停地起伏？是什么使这位可怜的姑娘的脸突然显示出力量、生命和美？是什么促使她笑容满面，生机勃勃，发出靓丽、清脆的笑声？您环顾四周，您在寻找什么人，您似乎猜到了……但是，这一刻很快就会过去，也许第二天您遇到的又是同过去一样的那副若有所思和心不在焉的眼神，同过去一样的那张苍白的脸，同过去一样的那种举手投足间的顺从和怯生生的表情，甚至是后悔不迭，甚至是为了片刻的欢娱而引起的那种令人沮丧的烦恼和懊丧的痕迹……您会扼腕叹息，这霎时间的美丽会这么快和这么一去不复返地凋萎了，美仿佛在骗人似的，在您面前昙花一现便转身即逝——令人扼腕叹息的是，您甚至连爱她都来不及，都没有时间……

然而，我的夜毕竟胜于白天！这事是这样的：

我走回城里时已经很晚了，当我走近我那公寓时，钟已经敲过十点了。我是沿着运河^②旁的滨河街回家的，一路上，在这一时刻，见不到一个活人。诚然，我住在这城的边远地区。我一边走一边唱，因

^① 这比喻源出普希金的《秋》(1833)。有人喜欢晚秋，就像喜欢一个病恹恹的、得了痨病的美丽姑娘：“今天还活在世上，明天就香消玉殒。”

^② 指彼得堡的叶卡捷琳娜运河（现名格里鲍耶陀夫运河）。

为每当我感到幸福，感到快乐，我总爱自得其乐地哼点什么，就像任何一个幸福的人那样，因为既没有朋友，又没有要好的熟人，每当他开心的时候，又无人可以同他分享快乐。突然，就在这一刻，发生了一件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奇遇。

一边，紧靠运河栏杆，站着一个人。她用胳膊肘支着栏杆，看来正在十分专注地凝视着混浊的河水。她戴一顶非常好看的黄色女帽，披一件十分俏丽的黑色短斗篷。“这是一位姑娘，一定是位黑发女郎。”我想。她好像没听见我的脚步声似的，当我屏住呼吸，怀着一颗剧烈跳动的心，悄悄走过去的时候，她甚至都没有动弹一下。“奇怪！”我想，“她大概在想什么心事，想出了神。”蓦地，我好像生了根似的站住了。我听到一声喑哑的痛哭。是的！我没听错：这姑娘在哭，过了一分钟，她还在一声接一声地嚤嚤啜泣。我的上帝！我的心紧缩起来。虽然我见到女人就胆怯，但是，要知道，这时候非同一般呀！……我折回去，向她跨前了一步，如果我不是知道“小姐”这称呼已在所有俄国上流社会的小说中说过一千遍，我肯定会叫她一声“小姐”的，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我欲言又止。但是，正当我搜索枯肠，寻词觅句的时候，这姑娘清醒过来，回头看了看，一下子明白过来，低下了眼睛，一溜烟似的从我身边走了过去，沿着滨河街匆匆而去。我立刻拔脚跟在她后面，但是她猜到了，离开了岸边，穿过马路，走上了人行道。我不敢穿越马路。我的心就像被捉住的小鸟似的，在怦怦乱跳。突然，发生了一件事帮了我的忙。

在人行道的那一边，离我那不认识的姑娘不远，突然出现了一位穿燕尾服的年岁稳健的先生，但不能说他的步态也是稳健的^①。他东倒西歪地走着，小心翼翼地扶着墙。那姑娘走着，像射出的箭似的，急匆匆而又怕兮兮，大凡姑娘家不愿有人自告奋勇地想在大半夜送她们回家，走起路来都这样。当然，如果不是我的命运女神指点这位摇

① 指这位先生步履蹒跚，大概喝醉了酒。

摇晃晃的先生采取某种人为的手段，那他是无论如何也追不上她的。蓦地，我提到的那位先生没有向任何人说一句话，就拔起脚来，飞也似的拼命追赶我的那位不相识的姑娘。她像一阵风似的快步走着，但是，那位跌跌撞撞的先生快要追上她了，追上了，姑娘一声惊呼——于是……我感谢我的命运女神，她让我拿了一根出色的有节疤的手杖，这回又正好拿在我的右手里。转眼之间，我就出现在人行道的那一边，转眼之间，这位不请自来的先生就明白了到底是怎么回事，考虑了一下那驳不倒的理由，闭上了嘴，落到后面，直到我们俩已经走得很远了，他才用相当强硬的言辞向我提出了抗议，但是他的话好不容易才传到我们的耳朵里。

“把您的手伸过来挽住我，”我对我的那位不认识的姑娘说，“他就不敢再来纠缠咱们了。”

她默默地伸过手来挽住了我的胳膊。我由于激动和害怕手还在发抖。啊，这位不请自来的先生啊！这时候我是多么感激您啊！我匆匆瞥了她一眼：她漂亮极了，是个黑发女郎——我一下子猜到了；她那黑黑的睫毛上还闪烁着因不久前的恐惧或者往昔的悲伤而流下的几颗泪珠——究竟因为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她嘴上已绽开了笑容。她也偷偷地瞥了我一眼，微露羞涩，垂下了眼睛。

“您瞧，那时候您干吗赶我走呢？如果我在您身边，那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了……”

“但是，我不认识您呀，我以为您也是……”

“难道说您现在就认识我了？”

“有点吧。不过，话又说回来，您为什么发抖呢？”

“噢，您一下子就猜到了！”我兴高采烈地答道，因为我看到我那姑娘很聪明，这么美丽又这么聪明，真是太好了，“是的，您头一眼就猜到您在跟什么人打交道。没错，与女人在一起，我就胆怯，我很激动，我不争辩，绝不亚于一分钟前的您，当那位先生吓了您一跳的时候……现在我处在某种恐惧之中。就像在做梦，甚至我做梦也没

有想到，在某年某月某日，我会跟什么女人说话。”

“怎么？当真？……”

“是的，如果说我的手在发抖，那是因为还从来没有一只像您这样漂亮的小手搂住过它。我对女人已经完全不习惯了，也就是说，我从来就没有对女人习惯过。要知道，就我一个人……我甚至都不知道怎么跟女人说话。比如说现在，我就不知道——我有没有对您说了什么蠢话？您有话可以对我直来直去，我可以预先告诉您，我这人是不是会轻易生气的……”

“不，没什么，没什么，恰好相反。既然您要求我对您开诚布公，那我就告诉您，女人就喜欢这种腼腆；如果您想知道得更多的话，那我也喜欢这样，而且一直到家门口，我都不会把您从我身边撵走。”

“您如果这样对我，”我兴奋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那我就立刻不再胆怯了，不过这样一来——我的全部手段也就永别了！……”

“手段？什么手段？干吗耍手段呢？您这就不对啦。”

“对不起，我以后不了，我是脱口说出来的。但是您怎么能指望一个人在这样的时刻没有愿望呢？”

“让人家喜欢您，是吗？”

“对了。不过，看在上帝分上，劳您驾，劳您大驾。您说说看，我还算个人吗！要知道，我现在已经二十六岁了，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比如说，我怎么能把话说得好，说得乖巧，说得恰到好处？如果一切都实话实说，一切都和盘托出，您可能更容易理解……当我的心在说话的时候，我不会沉默。嗯，反正一样……您信不信，没有一个女人，从来没有，从来没有。我从来没有结交过一个女人！每天只是幻想，有朝一日，我总会遇到一个什么人的。啊，您不知道，有多少次我就这么沉入了爱河！……”

“但是，还用说，您爱上谁了呢？……”

“谁也没有爱上，爱上了我的理想，爱上一个我未来的梦中情人。我在自己的幻想中创造了许许多多罗曼史。噢，您不知道我这个人！”

不错，我不可能没有遇到过三两个女人，但是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女人啊！她们都是些这样的女房东，她们……不过，我倘若说给您听，您会发笑的，有好几次我想开口同在大街上遇到的什么贵族小姐说话，就这样，随随便便地闲聊，自然，是在她一个人的时候；当然，是胆怯地、恭敬地、热情地开口说话；告诉她，我孤身一人，就要完蛋了，请她不要赶我走，我没有办法结识任何一个女人；我向她暗示，像我这样一个不幸的人的怯懦的恳求，是不应该被拒绝的，这甚至是一个女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最后，我所要求的一切无非是让她同情地对我说两句友好的话，随便说什么都成，不要一开始就赶我走，要相信我的话，把我要说的话听完，想笑话我就随便笑好了，要鼓励我，给我以希望，对我说上两句话，只要两句就成，然后，哪怕我跟她永世无缘相见！……但是，您在笑……话又说回来，我说了半天就为了引您发笑……”

“不要懊恼，我是在笑，您的敌人就是您自己，您可以试试嘛，说不定您会成功的，哪怕在大街上试试也行啊，越随便越好……没有一个好心肠的女人——只要她不笨或者这时候有什么事让她特别不顺心——会狠心地让您走开，而不肯说两句您那么胆怯地恳求她说的话的……话又说回来，我倒是怎么啦！没错，也许她会把你当疯子的。要知道，我是根据自己的体会说这话的。世上的人我知道得太清楚啦！”

“噢，谢谢您，”我喊了起来，“您不知道，您现在对我做了一件多大的好事啊！”

“好，好！但是请您告诉我，您怎么知道我是这样的女人呢？跟她……嗯，您认为她就值得您……关注，并许以友谊呢？……总之，不是您称之为女房东的那种人呢？您为什么会下定决心向我走过来的呢？”

“为什么？为什么？但是，您是单身呀，那位先生也太大胆了，现在是半夜，您自己也会同意，这是我应该做的事……”

“不，不，还在这以前，在那里，在那一边。您不是想走过来跟

我套近乎吗？”

“在那里，在那边？但是，说真的，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您。我怕……您知道吗，我今天很高兴，我走啊，唱啊，我到城外去了。我还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您……我也许觉得……噢，请恕我直言，如果我提醒您：我觉得您似乎在哭，于是我……我听不了这个……我觉得心里憋得慌……噢，我的上帝！哎呀，难道我就不能为您感到难受吗？我对您感到一种兄弟般的怜悯，难道这也是罪过吗？……对不起，我用了‘怜悯’二字……噢，是的，总之，难道我不由得想走过去跟您打声招呼，就会冒犯您，让您不高兴吗？……”

“别提它了，够了，别说了……”那姑娘低下眼睛，握了握我的手，说道，“怪我不好，不应该跟您谈这件事。但是我很高兴，因为我没有看错您……但是，您瞧，我已经到家了。我要走这儿，进胡同，两步路就到了……再见，谢谢您……”

“那么说，难道，难道我们从今往后再也见不着面了吗？……难道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您瞧，”姑娘笑着说，“您起先只想听我说两句话，而现在……不过话又说回来，我没法告诉您，我什么也说不清……也许，咱们还会再见面的……”

“我明天还到这里来，”我说，“噢，对不起，我已经在提要求了……”

“是啊，您太沉不住气了……您几乎在要求……”

“您听我说，听我说嘛！”我打断了她的话，“对不起，如果我又说了诸如此类的话……但是，是这样的：明天我不能不到这里来。我是个幻想家，我接触的现实生活是那么少，因此我认为像这样的时刻，像现在这样的时刻，是那么可遇而不可求，因此我想在幻想中再重温一遍这样的时刻。我将整夜、整周、整年幻想着您的倩影。明天我一定要到这里来，正是这里，这个地方，而且还正好在这一时刻，一想起昨天种种，我将会感到很幸福。我觉得这地方太可爱了。我在彼得堡已经有了两四处这样的地方，甚至有一处我还像您一样，因回

忆而流下了眼泪……谁知道呢，也许，您在大约十分钟前也是因回忆而哭泣的吧——但是对不起，我又忘乎所以了。说不定，您什么时候在这儿曾经感到过特别幸福吧……”

“好吧，”那姑娘说，“或许，我明天也到这里来，也在十点钟。我看，我已经没法不许您……是这么回事，我必须到这里来，您别以为我是在跟您约会。我要预先向您申明，我需要到这里来是为了我自己。但是，是这样的……嗯，干脆跟您直说了吧：您来也不要紧，首先，又可能像今天这样出现不愉快的事，但是不提它了……总之，我就是想看到您……我有两句话要对您说。不过，您知道吗，您现在不会责怪我吧？您别以为我竟那么轻率地跟别人约会……我倒愿意有约会，假如……但是，就让这成为我的隐私吧！不过咱们得先说好……”

“先说好！您说吧，您讲吧，有话您就先说出来吧，一切我都同意，一切我都乐意。”我欢天喜地叫道，“我敢替自己担保，我一定听话，一定唯命是从……我这人您是知道的……”

“正因为我知道您的为人，所以我才请您明天来。”那姑娘笑着说，“我完全了解您的为人。但是，要注意，您来，有个条件。首先（不过劳您大驾，我请您做什么，您得照办——您瞧，我说话很坦率），不许爱上我……老实告诉您，这不行。交个朋友，我一百个乐意。来，让我挽着您的手……不过要爱上我，那可不行，请您行个好！”

“我向您发誓。”我抓住她的小手，叫道……

“得啦，别发誓啦，我知道您会像火药一样猛地爆炸的，我这么说，请不要见怪。可惜您不知道……我也没有一个可以说说话，可以给我出主意的人。当然，不是在大街上寻找出主意的人，不过您是例外。我对您已经很熟悉了，好像咱们已经做了二十年的朋友似的……不是吗，您不会说话不算数吧？……”

“您会看到的……不过我不知道我怎么能熬过这一昼夜。”

“美美地睡个好觉，晚安——不过要记住，我已经完全信赖您了。但是，您方才高声说的那一番话，说得很好：难道一个人说得清楚每